

## 隨筆三則

陳恩深

## △自性之樹

一個藝術家的藝術是由他自心長出的生命之樹。藝術家自心之樹能夠長到什麼樣程度，差不多要完全取決於他藝術之核的性質，而後天的諸種條件因素祇是一種“輔助”。

藝術家的藝術才具因自自心的原因，所以他的藝術行為也具有了輔助性色彩。事實上，真正偉大的藝術表現是連藝術家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內在作用的結果。一旦藝術行為變得冷靜和理智，作品的生動性便會大大減弱。藝術是藝術家情感衝動與才具結合的成果。情感衝動即內趨力，藝術才具即天賦。二者都是非常內在而無法以語言解釋清楚的東西。於此，藝術創造的結果，就完全成為自在之物，而不是被語言能夠描述或被隨便擷獲的東西。相對說來，有意於藝術的語言總是成為了藝術存在的虛影，祇是貼得近些和離得遠些的區別而已。所以藝術作品不能放任於語言闡釋。緣此又導出一個觀點，即：藝術家的本份便在於任由自性之樹的生長、開花、結果。而無權做闡釋藝術根本的工作。更無權將自己多少有點誤解了的自心成果做為理論擴展為他人的“藝術指南”。藝術家必須防範自以為是，以訛傳訛。不是說一切理論於藝術都是作用不大的，當理論達到了透察事理的高度，認識到具體作用祇在於儘可能擴展而不是壓抑我們內在自性的健康本能，這理論便是我們的真心需要。在藝術上，它的作用就在於使我們對自己的藝術行為有一種謙和的虛心默察的態度。使我們自己成為自己心靈孩子的孕育者、呵護者、小心又謹慎。同樣，對待別人和別人心靈的產兒，我們說什麼呢？還是“孕育、呵護、小心又謹慎”。——每一個藝術家都有他的自心做他的教父。我對自己說，也對別人如是說。

一幅畫，一個孩子。我想讓他生長得象模象樣。但是，象模象樣是在他體內怎樣形成，我卻無法察覺。我無法察覺一幅畫內中的漸成，無法想象作品在漸成中的每一個具體表征。直至最後，是什麼樣便成了什麼樣。作品總有一個句號等著我，使我無法逾越。

眼睛的功用就是發現，起點很被動。加上想象力，眼睛似乎有了穿透性，所謂“洞察”。但不能對想象力期待過高，想象力祇有短矩跳躍的能力，象跳棋，一個點到另一個點必須有所依憑。舉例說，它不能在一張白紙的基礎上想象出複雜而優美的色調來，而祇能在有待改善的色調基礎上想象出更好一些的可能。在藝術中，最終是眼見為憑的。於此，想象力祇有與眼睛的審美發現結合起來才能相互激發，提示、認可、衍生。——一棵樹便籽而芽、芽而苗、苗而樹。

理論緊跟在實踐之後，而後方可躍起在之前，接著又到後面去，如此往復。它是實踐之主還是仆呢？既主又仆？

## △無心

創作是很難很難的。不是難在構思、難在表現。而是難在“有心”與“無心”的衝突中。人做什麼，總是有意於成功的結局。往往事前費盡心機，大美呀，震撼呀，出類拔萃呀，不一而足。一俟作畫，便是按圖索驥般行將起來。當然畫者也知道藝術不能過於理智。但問題正在於，很多畫者就是這樣一走到底。他們談創作之難，恰恰就是關於構思立意，表現技巧這樣的方面。他們是很難體味到創作中“有心”、“無心”的衝突。這等衝突，就作品品位來說，似乎衝突愈烈，升逸的可能就愈大。以至衝突到了極點才能歸於天真平淡自然。藝術金字塔由基底指向頂尖，就是充滿著這樣一種由“有心”向“無心”掙扎的意味。

所謂“無心”，是由儘隨自然的理性對於人為做作的“理性”的驅逐，所以真正的理性是無“理性”。

有一根隱約的創意脈線，而後是美感因素在這脈線上的一點點滋生，由少至多，由弱至強。而對我來說，我不能跳躍前行，捕捉到從一超越於二的美感。祇能一生二、二生三、三又四、四又五……極富漸變的意

味。主觀上講，誰不願意舉一反三知十曉百？但我不能夠。我祇能積極地靜待，而不能積極地幹預。稍一冒失就鑄大錯。就做成了非藝術的事情。

“無心”是做純粹藝術的前提，心念祇是關於藝術、關於美、關於純然意境，而舍其成功與否或得失。

我作漆畫《雲與鶴》（在全國第八屆美展優秀作品展展出），初始畫雲便出差錯。其時心緊，光是製作底胎就費不盡的心血，又底胎無多，這下糟透了，怎麼辦？忽然一念：也好，就做棄展之為！如是大刀闊斧，鏟去爛雲，直露出畫胎木板來，接著信而為之，灰也不補，直往破胎上畫上雲去，一一噴，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現了，本板上的一些小汽泡倒構成了非常別致的形象和肌理之美。恰好應了一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過後如法炮製，心中無掛無礙，生花之筆如螞蟻上樹般鋪滿全畫。解衣槃礴之妙！活馬當成死馬整，死馬又作活馬整！在藝術中祇要雜人哪怕些許非藝術的因素，藝術就會因為“一顆耗子屎壞了一鍋湯”。

我們談論“無心”，談論“任由感覺”，自然不是在不否定理性的作用，不是在不否認藝術中的理性知識，更不是在不否定藝術思想和精神追求。恰恰相反，沒有這些東西的深刻作用，最終是無法言及藝術的。藝術是理性與感性的高度融合，並且是藝術家需要終身研習的課題。藝術家想要超越自我而登堂入室，一方面他要借助理性以前行，一方面，他會發現他的工具常常又礙手礙腳，甚而讓他滑向了相反的方向。這使得藝術家不得不對理性與感性的相互作用問題予以更多的關注。理性作用是絕對需要而且非常重要的，但為什麼感性力量卻總是凌駕於它之上？為什麼不尊重這個事實或稍有偏差，藝術品就會遭受到毀壞的報復？理性作用為什麼總是不能超越於前？藝術需要的理性知識自該是謙遜的理性知識，自化的理性知識，因而表面看起來一定是沒有理性知識的理性知識。而後，在這知識背後的，一定是與意志爭高下的謙謙“仆役”。

## △內與外

內與外雖是相互關聯看，卻並不意味二者是半斤八兩的。從生命本體看，內仍是一個主體。沒有這個主體，外與人便毫不相關。人的世界，重要就在於人的內在感覺。這感覺愈是內在愈是純粹，便愈是證明一個人存在的實在。如若這實在說出來真純而又深刻的東西，那就是有思想。這思想如因真純深刻而又具有普遍意義，那就成為人類的思想。所以人要自愛，對自性內在予以足夠尊重。瞿秋白說過，人一出名，就會在兩方面受到傷害：一是精神一是健康。這就是他的內被稀釋於外了。外，常常可以被看做為蒼白的無思想的流。對於有思想者，人們親暱上來不是因為他的思想，而差不多祇是虛榮：粘上思想而顯出粘者亦有思想。這種一擁而上往往對思想者造成窒息，所以瞿秋白先生這樣感慨了。內與外的關係因而祇可做為一個不即不離若即若離的關係。內，應常常被置於自我戒備狀態中。《易經》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勵無咎”。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人在每日行事不息中一天到晚時刻警惕發生危難之事，如此方可無過錯。什麼是危難之事，不正是內在不存嗎？不就是要守住自性的堅實與純潔嗎？

內與外，沒有平平淡淡除以二的等式。內就是內，這是人類思想的堅核。——一個人的藝術之樹或高大或低小，正也與這核性相對應。

寶愛內罷！滋養起內心精神。讓藝術因此大放光明。哪怕光線不是眩目，內中柔和溫暖的，可是實在、質朴、謙和、真誠。

內是一個人真正立身的依憑。內是他的藝術無愧於藝術的保證。別人的航船都湊擠在時髦而熱鬧的浪潮，是什麼使他仍走在自己的航道？也就是這個堅實的內。這個不會欺蒙他也不會欺蒙別人的內。這個深沉執著的內。

多好的內呀，多好的內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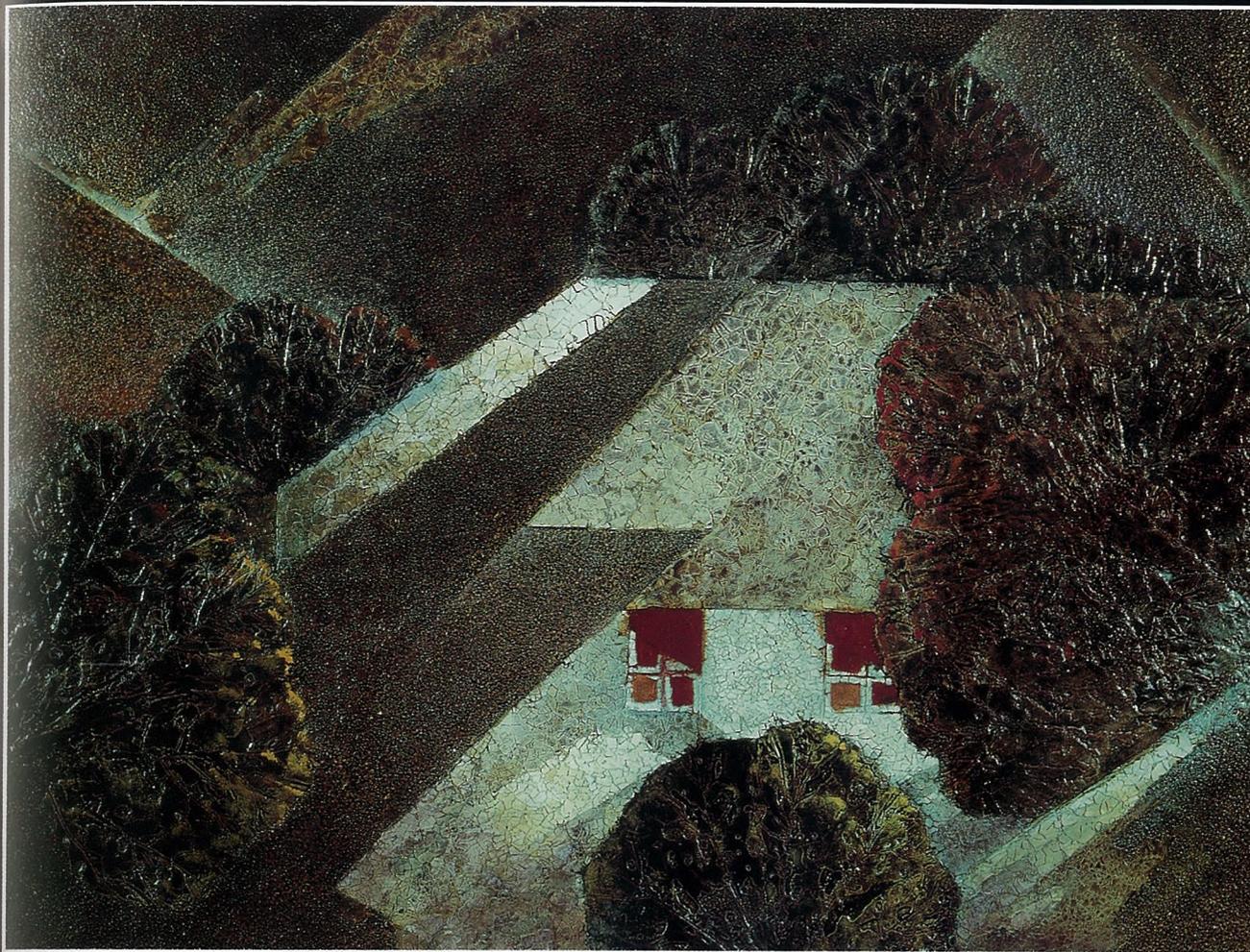
# 陳恩深現代漆畫作品

## MODERN LACQUER PAINTINGS BY CHENG ENSHEN



雲與鶴 木板漆畫 100 × 100cm 1994年入選〈第八屆全國美術作品展優秀作品展〉

Clouds and Crane wood. Awarded Merit Prize of the 8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上：汶川掠影  
下：紫雪  
above:  
Impression of  
Wen Chuan  
City  
below: Snow